



冬雨

■杨应和

冬雨的气息清冷而湿润,让人感到一股寒意袭来。行人裹着臃肿的棉衣,步履匆匆,对冬雨抱怨个不停。确实,它没有春雨的柔媚、夏雨的激情和秋雨的优雅,即使久旱逢冬雨,也鲜有人把它视为甘露,发出“好雨知时节”的感慨。

冬雨在历代文人墨客的笔下,常常被描绘成凄冷、萧瑟的象征。比如李绅的《渡西陵十六韵》中的“下车占黍稷,冬雨害桑盛”,谢元汴的《冬雨歌》中的“雁不来兮雨不止,歌雪哭雪送残年”,以及何景明的《冬雨叹三首 其一》中的“季冬十日雨不媿,寒烟冻雾何凄凄”。这些诗句或许给人一种冬雨无情、冷酷的印象。

然而,我却对冬雨情有独钟。冬雨坦然接受着大自然的法则,随着季节的轮换悄然而至。这种从容不迫的态度,让我对冬雨充满敬意。冬雨有着自己独特的节奏和旋律,它以一种平和、沉稳的方式滋润着大地。

钟情冬雨,不仅是因为它的冷峻与沉稳,更因为它承担着唤醒和激发生命的崇高使命。它为来年的春色满园做着充分的准备,让青青麦苗吸收水分,厚积薄发。它滋润着腊梅,让腊梅傲然挺立,凌寒飘香。这种深藏不露的生命力,让我对冬雨充满敬意和期待。

人生道路上,我们也会遇到不期而降的“冬雨”。这些意外的挫折可能会让我们一时感到沮丧和失望,甚至遍体鳞伤,但我们要学会坚强和积极应对。没有冰冷的冬雨,哪有春的妩媚、夏的炽热和秋的静美?每一个困难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每一次挫折都是一次锻炼意志的良机。

置身于冬雨之中,任凭它抚摸我的脸庞。它像一位哲人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只有经历过冬雨的洗礼和滋润,才有资格欣赏“最是浓霜绘金秋,漫天枫叶胜牡丹”的唯美景致,才能达到“残红正满地,不忍踏芳蹊”的柔情意境,才能拥有“腊梅凌霜傲立枝头”的卓越风姿。

冬雨冰冷刺骨,像无数细针穿透肌肤,让人感受到严寒的无情。然而,当雨滴落地,溅起的一片片水花中,仿佛夹杂着春天温暖的脚步声,轻轻地在耳边响起,让我们对不远的春天充满无限美好的期许和憧憬。

雪夜

■金玉梅

那年冬天,我还在离家几十里外的乡村私人幼儿园上班。当时,我并不是一个人去的,还带着我的儿子可儿在那儿上学。因路途遥远,加上天气寒冷,我们每天回家不方便,于是吃住就都在学校。就在放寒假的前一天,同事们告诉我:“听说明天有大风雪和冰冻,明天家长和孩子来拿家庭报告书和奖状,可怎么来呢?还有你们母子俩,明天怎么回得去?”

果然,到了第二天,天气骤变,狂风四起,地上的黄土沙被卷起,漫天飞舞,遮挡住了太阳的光芒。天地间一下子变得一片混沌,已然分不清天空和地面了。到了下午,天一下子黑了起来,温度也下降了许多。此时,寒风虽变小了,但寒气却逼人,白雪开始飘飘洒洒地落下来。不一会儿,校园的草坪上、花坛边、滑梯上、桂花树上和房顶上都变白了。

夜,静悄悄的。我和可儿早早地吃了晚饭。等可儿睡下后,我便独自站在阳台上,看雪花飘落的景象。只见四周白茫茫的一片,学校的门口一直通向大马路。路上连一个人影都看不见,只有耳边传来“簌簌”雪落的声音。

看着雪花不住地飘落,我在心里祈祷:希望明天不要再下雪了,我们还要回家与家人团聚呢。然而,雪花依然不停地地下着,好像调皮的孩子玩得正欢。我站久了,手和脚冻得冰凉,于是赶紧回屋睡觉。兴许,明天雪花就玩够了,我心里想着。

第二天天一亮,我还在睡梦中,就被一阵说话声吵醒。我立马起床,

打开房门一看,原来整个天地间都成了一尘不染的洁白世界了。雪花不再飘落,我的祈祷也如愿了。但是,地上的雪已经足足有小腿肚那么深。太阳公公一出来,带来了金黄色耀眼的光芒,照得天地通透无比。“好一幅美丽的雪景啊!”我忍不住赞叹。

这时,可儿也起来了。我把学校院子内的雪打扫出一条小路,打开大门,看见几位好邻居在路上扫雪。我和可儿不由分说,也加入了扫雪队伍。可儿一边扫着一边开心地说:“哇,扫雪真好玩呀!”我和邻居们被他的童声童趣逗得哈哈大笑起来。不一会儿,厚厚的积雪和冰冻硬是被我们清开,扫出一条通道来。等大家歇下来才发现,后背早已被汗打湿,但浑身热乎乎的。邻居们不禁感叹:“真是冬天冻死懒汉子啊!”

到了晌午,家长们陆陆续续来拿

走了孩子的家庭报告书和奖状,厨房阿姨已经把饭菜烧好。吃过午饭,我们把里里外外卫生打扫完毕,领了工资,我和可儿才踏上了回家的路。

天色渐渐暗下来,几十里的道路,我越走越觉得遥远。我时刻提醒自己要小心,车轮胎会打滑,千万不能滑倒。我集中了注意力,但还是摔倒了。快到家门口的时候,车子竟陷入了一个小雪坑里,无法动弹。此时,路上一个行人也没有,偶尔只听得到几声狗叫。我快要急哭了,就是推不动车子。当我想到家里的父亲在等我、先生在等我、涵儿也在等我时,我没有了急躁的情绪,反而来了精神。这时,我又听到可儿在后面“嘿哟,嘿哟”推车时发出的声音,顿时,心里充满了快乐,使出全身力气推动车子。终于,车子被推出来了,我们战胜了小雪坑,安全地回到了家门口。



风景 (视觉中国)

母亲的唠叨

■黄必成

今年的冬至比往年寒冷。天刚放亮,手机一直在响。那专属的铃音一听就知道是母亲来电了。本不想马上接通,因为每次电话的那头总是母亲“没完没了”的唠叨,都是老生常谈的那一套啰唆,听多了,不时觉得毫无味道,有点烦。但想到当天是冬至,还是立马接了。

“今天是冬至,猪仔(我儿子的乳名)要去参加研究生考试,在哪考?几点开始?考号多少?跟我说下,我这边要准备烧香点烛吃斋念佛保庇。”手机那头母亲问。我答了,就挂了。这是母亲她老人家对她孙子今年要参加考研这件好事的专门惦记,也是母亲虽年老也不会忘记作为一家之长必须履行的一种责任和义务。只是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感觉有点酸,值得品味。

一会儿手机又响了。“今天天

气很冷,叫猪仔要多穿衣服,围围巾、戴手套、戴口罩。还有,有吃过汤圆吗?”我又应了,然后又挂了。这是母亲对自己儿孙特有的关心和爱护,味道很甜,温暖可口。

手机又响了,这是第三次了。“考试人很多,题目越来越难不好考,吩咐猪仔要冷静应考不要怕,输赢笑笑,不要有负担。”母亲又吩咐道。我回了,挂了。这是母亲对儿孙读书考试不易的理解与豁达,味道很鲜,新鲜飘香。

连续三次的唠叨,散发出“酸、甜、鲜”的味道,拌和着为人父母的原味,浓缩成一碗滚烫的特殊的“冬至汤圆”,久久保温。

细想,这是今年冬至吃到的最好的一碗“滚烫的汤圆”。也许是最后一碗,因为母亲已近90岁高龄又多病缠身。

所以我想,以后,不管母亲什么时候再打电话来,不管母亲再怎么唠叨,我都不会厌烦了,我会耐心地好好地听她的唠叨。

黄昏

■深圳实验学校小学部五年五班
吴雨馨

黄昏了。

在平静的海面上偶尔会泛起层层波纹。金灿灿的太阳从云中探出脑袋,照耀着海面。当波涛冲刷过来,海面就像被打破的镜子,金光闪闪地散开了。天地之间所有被太阳照到的地方都镶上了金边,闪着光。而离太阳远一点的角落则被晕染上淡淡的橙色。太阳慢慢地向海平面靠近,光线逐渐暗淡。海面上的金色变成了绯红。太阳渐渐沉了下去,犹如快要烧尽的大火球。

此时,一只水鸟掠过海面。暮色笼罩下的海水宛如铜镜,模糊地映照着水鸟的身躯。水鸟时不时埋下头去觅食。在日落映衬之下,此景着实迷人。

落日最终消失在视野里。太阳的余晖像熔化的金子,赤红璀璨,被海水一点点吞没。暮云则如碧玉一般晶莹,泛着浅浅的夜色。

夜晚即将来临。